



珠 珠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男兵女兵调色板

NAN BING NU BING TIAO SE BAN

珠
珠著

男
兵
女
兵

调
色
板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兵女兵调色板/珠珠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12

ISBN 7-5006-2694-0

I. 男… II. 珠… III. 军人-生活-中国-普及读物
IV. E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622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颐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2 印张 2 插页 204 千字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15.00 元



作者小记 ZUO ZHE XIAO JI

生于山东省无棣县
一片盐碱地中，
所以从小营养不良。

16岁当兵，
喂过猪、种过菜、
做过饭；进过机关，
下过基层，也算
上过军校；
战士、志愿兵、干部
都一一尝试过，

“不幸”的是
从未当过“官”。
如今已是而立之年，
自感历经坎坷
但仍矢志不移。

如今，业于
《解放军生活》杂志社。



NAN BING
NU BING
TIAO SE BAN

序 言

路 滔

“珠珠”，常有不知底细的读者，在来信中称其为“珠珠小姐”。的确，仅从字面分析，此君像是一个婷婷玉立的靓丽女子，其实，他却是一条货真价实的山东男儿。山东，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聚义之地，自古以来出大汉。然而，已逾“而立之年”的珠珠，偏偏膀不大，腰不圆，腿不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细皮嫩肉；一张似乎总也长不大的娃娃脸上，常挂着纯真的笑，充满了江浙人的灵秀味儿，酷似上海牌“奶油小生”。

怪乎？没办法，老天爷就是这么造化了他！

珠珠的散文，我看过一些，但不多。前些时，常看到他办公室里的那扇破旧的小木窗里，透出一缕暗淡的光。不知他在里面干什么，估计大概是独自趴在那台早已过时的“386”电脑上，任凭思绪在心灵的空间里

哼哼唱唱吧。

果然，忽一日，他抱来一摞稿子，轻轻放在我的桌上，尔后微微咧开嘴，露出纯真的笑：“给我写个序吧，长短都行。”

我悚然扬头，一双本来就不大的小眼睛瞪得圆鼓鼓的。瞠目片刻，我指着那稿子，用一种近乎是在审问犯人的口吻问道：“这……全是你写的？！”

他无语，仅是点了点头，有点怕羞似的手足无措。随之，灌进我耳膜的又是一阵甜甜的、轻轻的、纯真的笑：“嘿嘿嘿嘿嘿……”

憨态可掬！

我亦无语，舌头根子像短了一截。

作序？……请我？……

坦率地讲，手中秃笔摇了快三十年了，可我生平极不愿意干的事，就是给人写序。是妒嫉新秀？不是。是无人相求？更不是。我总以为，读者是最聪明的，心中自有一杆“秤”。一部稿子，其实无需任何人绕舌，对认真的读者而言，仅瞟上几眼，是完全能掂量出里面的含金量有多重的。书稿才出笼就请人“封爵”，或者刚冒出点儿灵气，就请出一帮这“官”那“家”的胡吹神捧，或者一两本并不雅致的南腔北调刚变成铅字，就刻意请人给自己戴二尺五高帽、灌香喷喷米汤，“新星”、“新秀”地满天吹，那么，此人的人品、文品，离死亡也就仅隔着一张纸了。这样的早“吹”滥“捧”，于己、于人、于

国何益?! 缘于此,多年来,凡有人叫我“评”这“论”那的,我总婉言拒绝,就连拒绝的“托词”,也像是“约定俗成”似的:“鄙人笔拙,饶了我吧,免了!”

然而,这一次我不“求饶”了——纯粹是冲着一个小刚从士兵堆里蹦出来的小人物的纯真的笑!

就此打住! 下面,该谈谈这本书的特色了。

同小说、剧本相比,散文的篇幅是短小的。珠珠这本书里的散文,大多也是三四千字,然而议论的话题却十分广泛,而且“兵味”很浓——多是士兵们常常碰到的、而眼下又不为人关注的一些生活小事。诸如《渴望做好事》、《女兵的手套》、《感谢处分》、《家书难读》、《我的“标准像”》、《舞趣》、《露脸》、《会餐》、《想家》、《相亲》等话题。不要说当今的“军旅作家”们不屑染指,就连整日在军营转来转去的那些“老记”、“老编”、新闻干事们,也很少谈及。然而,它却同一个个普通士兵的心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珠珠的笔下,这些似乎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细小话题里,往往透出一股股十分浓郁的军营生活气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善于从士兵日常生活中那些大量看得见、摸得着的普通现象中选择突破口,而且能择其典型,用白描手法加以生动勾画,使其富有形象性、风趣性。无论在“八小时以内”,还是“八小时以外”,大凡一个普通士兵的所见所闻所感,虽常常只是一个片断的描绘、一出场景的闪回、一点感触的述怀、一方风习的碰撞、一曲感情的波

澜、一段旧事的回味……，却往往都成了他笔下被刻画得活灵活现的故事。“所言者小，所见者大”，正是从这些风趣的士兵故事里，你即使没有当过一天兵，常常也能体味到火热的士兵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领悟到为人处世的生活真谛，琢磨出一个优秀士兵崇高的精神境界。曾有人对我说：“珠珠的散文，非常擅长从‘小’处着笔，而且兵味十足！”这种评价，当不为过。

“小”，可以写；“大”，也可以写，但我以为最要紧的还是“真”。军旅散文，并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好似美利坚《超人》中的红桃形外衣，它应该是最精诚、最真挚、最微妙地把士兵的人生考察、透视、提炼之后，再用成熟的文字描绘出撞击军人的心灵、陶冶军人的情操的一幅山水画。你可以在堆砌方块字的过程中，或托物言志，或寄情于景，或浓妆淡抹，或抑扬顿挫，或浮想联翩，或虚实兼备，或隽永，或质朴，或热烈，或静穆，或纤柔，或秀慧，或奇奥，或壮美，但笔者的心首先必须与“真”紧紧地拉起手，牢牢地当作一座可以当作自己垫背的“山”。有“山”，才能有喷发真情的火口——驱除伪饰、虚假、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让哪怕是久闷心底的“心里话”、羞于启齿的“悄悄话”，也能难以遏制地倾泻出来。珠珠的散文里，就充满了这样的“真”。在新兵连里，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小心眼”，就变着法子地“抢”着做好事；为了让同乡们嫉妒得“酸掉牙”，调皮而巧妙地“命令”八个女兵写情书；被人视为“不近人情”

的连长，为了安抚一个受伤的心灵，使用的绝招竟是“输牌”；从枪眼里钻出来父亲，做梦都想把儿子的军功章，供奉在与列祖列宗同等位置的牌位上；在外多年口音变异的“小兵豆子”，为了使乡亲们不把自己称为“倭子”而绞尽脑汁；十多个女兵杀猪时，高高地举着刀，大喊大叫甚至是大哭着奋不顾身地向猪冲去……所谓美，不尽在从容、悲壮、高雅等等美妙动听的词语中，它包括了一切的生活类型，一切在真实的生活现实中而凝固成的意象。只要是富有真情实感的，能从一个心到另一个心之间得到无间隔的共鸣的，能在人的心头燃起火炬的，都可以无愧于这一个字的馈赠——美。毫无疑问，珠珠的笔下具有这样的美。真挚的感情，是散文内容上的美玉，若与造作的内容相比，质量高下自见。

暂停吧，漂亮话说了一大堆了，至于这本书的不足，当然也是明显的。譬如，语言有时还不像“珠珠”这个名字——字字犹如珠落玉盘；有的文章“形”虽散，但“神”似乎也散了点，不够凝聚；有的立意略显浅白，深含的意义开掘不够。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毕竟是“初出茅庐”，怎会甘心久久地站在第一块台阶上？！

末了，我引用并非是山东人的“文坛老将”夏衍先生的两名话，寄予我对这位“山东小生”的希冀：

“路很远。但不停顿，不就意味着一步步的前进

么？山，是一个不可移的象征。但是，当愚公将成功瞩望于他的子子孙孙的时候，不可移的意义不就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么？”

妄言有罪。以上云云，姑且看作是匆匆阅稿之后的“胡侃”吧！

匆草于 1997 年 10 月 18 日灯下

目 录

渴望做好事.....	(1)
小兵.....	(8)
女兵的八份情书	(14)
过年	(20)
天晴别忘穿棉袄	(26)
感谢处分	(32)
胆小之兵	(39)
家庭军训	(45)
会餐	(52)
连长的四个“大花”	(59)
想家	(65)
五号首长	(71)
母亲的名字	(78)
女兵厨师	(84)
胖兵	(90)
连队风景	(97)
“孔府家酒”轶事.....	(103)

相亲·····	(109)
黑洞·····	(117)
家门的风灯·····	(125)
女厕所·····	(131)
供奉荣誉·····	(138)
家书难读·····	(143)
乡音难懂·····	(149)
老乡难说·····	(155)
一半是男兵 一半是女兵·····	(161)
心跳的机关兵·····	(167)
心虚的志愿兵·····	(174)
有个女兵叫彩虹·····	(180)
难忘的一课·····	(186)
山里兵歌·····	(190)
男兵女兵调色板·····	(195)
相册里的思念·····	(205)
顾此失彼·····	(211)
女兵的手套·····	(217)
我的“标准像”·····	(224)
一块手表·····	(230)
碰撞的人生·····	(236)
舞趣·····	(242)
捐款·····	(248)
女兵夜哨·····	(254)

秘方·····	(260)
嘴上功夫·····	(265)
露脸·····	(271)
父亲来队·····	(277)
赌来的媳妇·····	(283)
绿帆船·····	(290)
嘉奖“一根筋”·····	(296)
花裤头·····	(30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309)
没有回音的寻呼·····	(314)
胡团长轶事·····	(319)
男兵连 女兵连·····	(325)
妻子捉鼠记·····	(333)
走进军校·····	(339)
打靶·····	(350)
没有眼睛的家·····	(356)
气功是怎样练成的·····	(362)
后记·····	(369)

好人，是军营制高点上的一面旗
好事，是人生调色板上的一道虹



渴望做好事

在新兵连，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做好事，最难做的一件事也是做好事。你想，一群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哪个人的“小心眼”里不装满了爹娘“好好干”的叮嘱，可具体怎样好好干，爹娘可就帮不上忙了，全靠我们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这就好像一架飞机，发动机挺不错的，油也加满了，电也充足了，就等起飞上天了，却发现没有方向舵。这新兵呀，不同于别的职业，一个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都是奔着一个“闯”字来的，要说某某当兵轻车熟路经验丰富，那纯粹是瞎掰。所以，为了避免在大熔炉里碰壁，大家采取的都是稳中取胜的“战略”——少说话，多干活。新兵们的思想最单纯也最清洁，脱得光光的你也找不出一个疵点，就跟原始社会一样穷得就剩下干干干了。但这种干法范围太小，新兵连就巴掌大的地方巴掌大的任务，所以除了训练学习以外，最能体现“表现”的举动就是做好事了，于是也就出现了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的壮观景象。

事情砸就砸在这“一窝蜂”上。你想，大家都争着做好事，那好事还不有“灭绝”的危险呀，就跟除“四害”



★ 似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敢叫日月换新天。新兵们那时心里干净，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入党呀考学呀提干呀爹娘呀女朋友呀等等，这些纯好事都离得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根本列不到议事日程上来，就知道一门心思想“表现”了。

我第一次受到好事的“打击”是在入伍第一周的班务会上。我们新兵连那个嘴巴大的食堂太小，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所以每次开饭都是由班里的值日员打到宿舍里吃。伙食也达不到白面馒头的标准，打回来的饭盆里夹杂着几块黄色的玉米面发糕。吃饭时，菜由班长分给每个人，但主食是自由拿取的。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自由”上，本着礼貌的原则，取主食时我总是最后一个，但饭盆里剩下的就全是白面馒头了。当时，我警惕性不高，还以为自己多么高尚多么有素质呢，还以为其他人都吃爱发糕那一口呢（反正我不爱吃，因为在家里都吃了十几年了）？等到了周末开班务会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班长在叽里咕噜地讲完下周的一些安排后，把大块宝贵的时间用在了表扬与自我表扬上了，当然这个“自我”指的是我们这个班。班长说：尽管大家刚入伍一个星期，但从思想上却有了飞速的进步，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时，班长有意停顿了一下，微笑着环顾了一个他的部下）！打个比方说吧，在吃饭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同志都具有了先人后己的好思想，总是先捡





差的吃，先拿发糕吃，而把馒头留给了别人。这件事虽小，但一滴水也可以见大海嘛，这种体现战友互相关怀的精神是非常之大的。最后，班长拿出一张小纸条，很是激动地念了吃发糕人的名单。等班长念完了，我的那个娘哎！全班九个人，惟独没有我的名字，无疑我成了那个把馒头留给别人的“别人”了。当时我臊得那个熊样，跟听了宣判的死刑犯差不多，脸红红的，心咚咚的，脚麻麻的，手凉凉的，一下子感到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似的。你想，就这么一不注意我就成了“落后分子”，这新兵连可不是生产队，犯点小错顶多就少记点工分，可这部队不同呀，那以后还会有我的前程吗？

被表扬的名单中，当然也有我一个村的老乡狗剩。这小子在家里跟我最铁，可到了新兵连尽管是在一个班，却并没有要拉我一把的意思，就说这吃发糕的事情吧；他咋就不提醒我一下呢？这恐怕就是所谓的竞争吧。不过，狗剩看到我的窘态后，救世主似地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像领导教训部下一样带着得意与自豪说：你咋就这么不注意点呢？

通过这场“风波”，我神经紧张得都快变成钢筋了。再开饭的时候，打死我也再也不敢“礼貌”了，而是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地去“抢”，即使手指被烫红了也再所不惜。于是，在以后的班务会中，我终于榜上有名了。

一开始班长还挺高兴，因为他手下的兵个个有长进，但这问题也就出来了。因为每次打得发糕不多，大



★ 家拿得又比较积极(因为没有落后的了),所以在“抢发糕”时难免发生一点小小的骚乱,有时跟争球似的,你抢到了上半部,他攥着下半部,这时班长就只好出来裁判了。后来,班长觉得这样再发展下去也有点太那个了,就亲自再把发糕一人一份地分下去,当然,吃发糕在班务会表扬的内容中也就自动退役了。

在抢发糕的过程中,睡在我上铺的小李最倒霉,因为他身单力薄,根本就挤不到前边去,挤不进去也就抢不到发糕,抢不到发糕也就受不到表扬,受不到表扬就偷偷地抹眼泪。我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就是看不得别人流眼泪,所以我就琢磨着能帮小李一把。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我患了感冒,挺严重的,一整天躺在床上没训练。食堂给我做了病号饭——荷包蛋卧面。在我刚吃到半碗的时候,有好几个战友就秃鹫般地围在了我的身边。不过他们的目的和秃鹫不一样,并不是馋我的病号饭,而是准备着给我洗碗,因为这是最直接最表面最实在的做好事,关心病中的战友嘛,班长就在旁边看着呢。当然,凑在最前面的是我的老乡狗剩,他的眼里闪着迷人的亮光,那意思是说,咱是老乡,别人没啥戏,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并没有把空碗送给狗剩,而是把小李喊了过来。这小子心领神会,捧着我的碗像捧着一只金元宝似的乐得屁颠屁颠地跑了。

班务会上首先是个人发言汇报情况,小李关心生

